

先知叢書 31

文藝評論集

附中英詩

程石泉著

先知叢書 31

程石泉著

文藝評論集

附中英詩

先知出版社印行

Criticisms
On Arts and Literature

by

Shih-Chuan Chen, Ph. D.
Professor of Humanities and
Oriental Civilization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The Capitol Campus

1976

Prophet Press

Taipei, Taiwan,
R. O. C.

中華民國十六年五月二十九日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先知
叢書

31

文藝評論集

全一冊

定價新台幣

平裝
精裝

元

整

著者

程

石

泉

出版者

先

知

出

版

社

發行人

田

湘

軍

地址

台北縣新店鎮北新路一段八六巷二八弄一號四樓

電話

九三一二二四

郵政劃撥

一八五一九號先知出版社帳戶

登記證

行政院新聞局版台業字第〇五八〇號

總經理

先知書卡禮物中心

地址

台北市忠孝西路一段九四、九六號二樓

電話

三三一四九一

全省各大書店

目錄

三	序
五	文學是生活的反應嗎？
二六	西方文藝上的現代主義——畢卡索
四九	龐德其人其詩
九二	論某些臺灣的新詩
一一〇	中國悲劇與希臘悲劇
二二八	畢卡索反對畢卡索

附

一三六 庚子歲暮書憤

一三七 亂彈詞之一

一三九 亂彈詞之二

一四〇 亂彈詞之三

一四二 亂彈詞之四

一四三 遊岳色米特公園

一四五 贈索忍尼辛先生

一四七 Shou-tai (壽代鳥)

一四九 The Life Taster

一五〇 Chuang Chou and Butterfly

一五一 Contemplating Yosemite

一五四 To Aleksandr Solzhenitsyn

序

休假居台一載，所見所聞，憂喜交併。惟於台灣學術風氣及文藝創作，則憂多於喜。發胸中之鬱結，作「文學是生活的反應嗎？」「論某些台灣的新詩」及「中國悲劇與希臘悲劇」。返美後心有未安，續作「龐德其人其詩」「畢卡索反對畢卡索」（原載中央日報副刊）及「西方文藝上的現代主義」。非所以驚世譁俗，實感於纖微細黷，足以喪生；癰疥之瘡，足以成疽。

居美若干年來偶以朱舜水之孤憤形諸詩歌。惟所作韻文非詩非詞，不足以當大雅。但以其出諸情不得已，姑名之爲「亂彈詞」。英文詩非必「亂彈詞」之翻譯，乃創作也。

生當亂世，流離失所。今幸兒女長成，且得暇自娛以文，皆內子霞青之勞，並此誌感。

石泉

六十五年春於美國賓州哈城

文學是生活的反應嗎？

在「哲學與文化」講座會上我發表了有關「中國悲劇與希臘悲劇」的講演。在講演後自由討論的時候，有一位聽衆提出了他的主張，他認為「文學是生活的反應」。他的主張意味着他對於中國京戲和古代希臘悲劇的批評。在他看來中國京戲和古代希臘悲劇未免距離當代人的生活太遠。我當時接受了他的大前提——文學是生活的反應——但是曾補充地說「文學雖然是生活的反應，但是生活——不管是什麼人的生活——時時受觀念型所引導，所以文學作品所反應的生活不是生理上機械式的活動（Automatic actions）而是受理想所支配的生活」。因為時間匆促，不能使我們的意見獲得充量的交換。

經一再思考之後，深感到「文學和生活」這個問題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牠的嚴重性不僅有關於「文學批評」，並且是因爲一個人對於這兩者關係的瞭解，可以決定他文學創作的態度。同時多數文學家創作的態度可以形成一個時代文學創作的風氣；因之決定一個民族文化的興亡。

「文學是生活的反應」這個問題，在西方是老早同時又是經常加以辯論的問題。在十九世紀與二十世紀初期文學家對於這個問題的辯論是很熱烈的。我記得俄國文豪托爾斯泰曾經寫了一本書，書名是「什麼是藝術」(What Is Art)。在那本書裡他主張文學應當爲人生服務。他不贊同有些人主張「藝術是純粹爲了藝術」(Art is for the sake of art)。我記得法國詩人波得萊爾(Baudelaire)英國唯美主義的戲劇作家王爾德(Oscar Wilde)都曾公開表示說他們的文學創作以追尋和表達純美爲目標。那個「純美」可能是放置在盤子上莎洛美(Salomé)情人血淋淋的人頭，也可能是作爲男女情慾象徵的「罪惡之花」(Flowers of Evil)。在日本有一位文學批評家叫厨川白村，在他的「苦悶的象徵」裡描寫當代

文學作品好像是當代人所作的慘痛的呼嘯，用各種不同的媒介物表達出來。譬如說有一位養尊處優的貴胄，但逃出了他的「象牙之塔」，面對現實的人生，他對於人生的美夢突然被打破了，他立即看到的一切的一切皆是醜惡的。

在西方文學史上不管是浪漫派的，或者自然主義派的，或者現實主義派的，或者唯美主義派作品中所反應的生活不一定是生活的全部（the totality of life）；或者祇是生活的某一階段（one stage of life）；或者祇是某些不正常的畸人的生活，或者祇是社會上某一階層的生活；或者祇是某一作家個人特殊的生活經驗被他利用來作為對社會、對時代、對人類的抗議；我們看一看近三十年來歐美文學界——這三十年來被稱作是戰後時代（Post-war Period）——的新趨勢：在詩歌、小說、戲劇方面表現出一種共同的生命情調，那個情調是悲觀的、失望的、沮喪的、畸人式的、不正常的、不近情理的、「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沙特（Sartre）在小說裡和戲劇裡所描寫的人物皆是不健康、不正常的畸形人物。他偏好同性戀愛、不正常的性交、和嚴重精神病患者的心理狀態及犯罪行為。沙特甚致於把生命當

作是加於每一個人的「惡咒」(Life is a curse)。在他看來作爲動物之一的人類原來是快樂的；是生活在伊甸樂園裡的；一旦人類有了意識便覺得似乎享受其他動物所不能享受的「自由」，而那個「自由」便命中注定了人類要從伊甸樂園裡被趕出來，並且須要自己來決定自己的前途。因此這所謂「自由」變成是人類的「致命傷」。他曾經用他在德國佔領下的法國做地下工作時候的經驗，來說明「自由」原是假的。因爲在德國佔領下的法國人必須服從命令。法國人祇有說「是」的自由，沒有說「不」的自由。假如你要享受那說「不」的自由，那麼你的生命便完結了。他進一步利用他特殊的經驗發揮了他的「不的哲學」(Philosophy of negation)更進一步構築了他的「絕對虛無」的形而上學。

他的「不的哲學」決定他的文學創作的態度。在他作品中的人物不僅想要同時也在實行打破習俗、法律、道德、宗教信條、藝術規範、和最低限度同時又是最基本的人道信念(human decency)。凡是一切在通常社會裡、在正常狀態之下的、被人人所接受的行誼，在沙特看來是虛偽的、是不正常。反之一切反法律、反道

德、反宗教、反人性、反情理的都是正常的。

根據他的絕對虛無主義的哲學所產生的劇作家正如雨後春筍。在歐美舞台藝術上那所謂 Theatre of Absurdity 正是目前最時髦的「賞心悅事」。

就連得了諾貝爾文學獎金的卡繆的小說也是以描寫「人是 Absurd」為主題。一個人在奔喪回家悼念他母親死亡的時候，在他精神低潮中他不會有任何悲感之感，倒是時時想到他的生命的空虛無聊。在這種空虛無聊的情緒之下，他毫無理由地用手鎗打死了一個人。當然他不會想到打死人的後果，同時他也沒有要打死那個人的明顯動機，在糊裡糊塗中他打死了人。他既無良心的呵責，也沒有法律責任的感覺。

有些讀過卡繆的「異鄉人」(The Stranger) 的人或許在懷疑卡繆是在描寫一個有精神病的人的錯亂行為。殊不知卡繆是在那本小說裡描寫一個他之所謂「典型的當代人」。在他看來一個當代人在失去了一切的一切之後，他純然是一部機器。那部機器唯一的原動力便是他在出事的現場那一瞬間的情緒激動；那個情緒激動引

起他對於另外一個人的憎恨，所以用手鎗把他打死。故事情節是如此的簡單，而那故事情節背後所蘊含的意義足以發人深省；爲什麼當代人變成了這個樣子？

在這兒我不願意對於當代人的生活加以分析解剖，再加以價值判斷。假如讀者對於當代人生活的處境有興趣的話，可以讀 Sorokin 和 Fromm 等人的書。同時我在「孔子之前後」那本書裡也略有論列。

顯然地假如我們要從當代文學作品——詩歌、小說、戲劇——來觀察當代歐美人的生活，那由中古世紀流傳下來的英雄主義已經死亡了。如像中古世紀騎士 (Knights) 的俠義精神和十六七世紀那些爲人權平等、爲信仰自由、爲民族獨立、而革命奮鬥犧牲性命的英雄好漢，不再引起小市民的興趣了。在一個民主社會裡一般小市民都能安居樂業，享受他們的獨立自尊，好像人人都是英雄，所以那古典式的英雄主義便遭受到小市民的譏笑，並且完全被他們忽視了。

不僅此也，當代小市民雖然不再崇拜那些爲社會正義、爲人權平等、爲信仰自由、爲民族獨立而奮鬥犧牲的英雄，可是他們崇拜「新型的英雄」。譬如在奧林坪

世界運動大會上得金牌的運動員、或者世界重擊拳王、或者好萊塢健美而又風流的女明星、或者「美國小姐」「世界小姐」等等。這些「新型的英雄」都是爲了他們具有某項特別優越的體力、或者特別美好的體態，獲得小市民的讚美。同時也因爲那些英雄或者女英雄一旦成功，便成巨富，所以又使那班小市民深加慕羨。我們可以肯定地說這些所謂「新型的男女英雄」都不是理想主義者；他們的目的不是爲了正義、平等、自由、和民族利益，而是爲了要「表現自我」，甚至於是爲金錢酬報。這項好尚的轉變很清楚地告訴我們：當代歐美社會中多數人士所崇拜的是肉體的——特殊的體力、美好的體態——是金錢的。試問在這種社會裡那種爲理想而奮鬥犧牲的英雄主義怎能不遭受他們的譏笑，不遭受他們的忽視呢？

在早期浪漫主義的小說裡如笛鏗遜的「雙城記」、哥德的「浮士德」、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我們還能看到一些英雄行徑。在自然主義派和現實主義派乃致於那些被稱爲是「心理的小說」(Psychological novels)裡，我們所看到的人物是那些內困於情慾的激動、外遭腐惡社會的引誘的犧牲者。甚致於是作家幻構

出來的那些不健康的、不正常的、而又喪風敗德的人。在浪漫主義派的作品裡男女戀愛所發生的那種神聖的、神秘的、高貴的情操還是作者的主題，受到公平的處理。在自然主義派、現實主義派的作品和「心理的小說」裡戀愛被當作是純粹肉體的行爲來處理。就當代歐美文學作品來說不僅那爲理想而犧牲的英雄主義已經死亡了，就連男女戀愛故事也降格到「肉體化」、「商業化」。

假如你說「文學是反應生活」，難道說我們當代人的生活果真是這樣的下流腐惡？假如我們很誠實地反躬自省或用忠實的眼光來觀察他人，我們可以肯定地說情慾的生活絕不是我們生活的全部。同時我們相信當代文學作品所描繪的人物雖不是完全虛構的，但祇是少數中的少數。或者有人要說作爲一個文學家我們祇能創造「典型的」人物。在我看來那些在小說、詩歌和戲劇裡近代作家所創造的人物不是人類中「典型的」人物。乃是人類中「畸型的」人物。

當我們談到「生活」我們意味着一個人的全體生活。——綜合知、情、意、慾，或者綜合物理化學的、生物生理的、和心理精神的各層次而言——同時我們所意味着

的生活不是離羣索居入山修道Guru的生活，而是住在人羣裡、參加文化作業享受文化成果的生活。也不是靜止不動一成不變的生活，而是循時序發展，由童年而青年、由青年而壯年、由壯年而中年、由中年而老年的生活。

假如一個文學作家祇從情慾那方面來刻劃「人之所以爲人」，或者祇從生物生理層次來描寫一個人的行爲習慣，而忽略那個人的精神因素，他不僅誤解了「人之所以爲人」，並且在他讀者或者觀眾的心目中提供了一個偽造的不符實際的想入非非的人性。他對於他的讀者或者觀眾的影響可能像我所知道張小姐一樣。張小姐偷偷地讀了「紅樓夢」便把她自己當作是林黛玉。她的一舉一動一顰一笑皆要照書中所描寫的去倣。於是她在她的周圍砌上了高牆，把自己孤立了起來，不相信任何向她表示好意的男子。終於生機全無，終日哭哭啼啼，嘔血而死。這當然是一個特殊的例子。但是文學作品對於讀者影響力之大是不容易忽視的。文學家往往祇乘一時的興會，祇採取人性中的某一點，或者截取某人某一階段的生活，來刻劃書中的人物，其結果是在他的作品祇刻劃了一些畸型的人物。同時他們說是「忠於藝術」